

“文学进军”播台
征文 第7季

年是用来怀旧的

姚文冬

越到过年,人们越怀念过年——过去的年,抱怨如今年味淡了,甚至连“90后”也在其列。难道“90后”的童年,年味还很浓呢?

记得1995年除夕,一家人正看春晚,邻居侯叔进屋,瞥了一眼电视说,没意思,也就《今儿个高兴》那歌还能听。他重复了两遍,抬脚就走,像是赶着去下一家继续重复。可见,那年代,人们已经对年味有所微辞了,只是先把怨气对准了春晚。

但我敢说,现在随便从哪一年的春晚中拎出一个节目,侯叔都会说好看,从而认为整个上世纪90年代都是好的,这就与“90后”契合了。“90后”无非也是在怀旧,他们怀念的似乎不是年,而是他们的童年时代。

由是,我发现,不管年的传统功能缺失了多少,但它毋庸置疑又多了一项功能——怀旧。

人人都有怀旧情结,有人怀念校园生活,有人怀念军旅生涯,有人到了某个季节就会想起初恋,内容各不相同。而能调动起所有人的怀旧情绪,且怀旧主题又一致的,唯有过年。庸常的日子里,人们忙忙碌碌,谁有闲心怀旧?过年了,才会想起什么似的发泄出来了。

媒体平台上,流行着这样一类视频——用画面和音乐重现过去的年:乡村、陋巷、瓦房、枯树,炊烟袅袅,雪花飞舞,扫雪的父亲、包饺子母亲、奔跑的孩子,黄色的土狗翘着尾巴,鞭炮声此消彼长。最煽情的是那配乐,是多年来春晚必用的背景音乐——李焕之先生的《春节序曲》。经年日久,这支曲子积聚了亿万人的共同记忆。听着这曲子,人心像被牵引着往回走。有位女作家说:“音乐的魅力就在于它能锁住记忆,在未来某个时刻,随时随地为你解封。”无疑,这支曲子解封了大众记忆。

这是典型的以年怀旧的产物。

评论区里,每一颗心都变得软软的,还有很多人在“哭”。视频牢牢抓住了人的怀旧心理,尤其是历经坎坷、

当下仍在困境中苦苦支撑的中年人的心理。比如我,听着音乐,看着画面,仿佛从时间的这一头迈回了过去,回到了小时候的年——爸爸正在劈柴、妈妈在烧火炖肉,我从热炕头上醒来,拆开的小洋鞭还攥在手心。多好啊,我真想伸个懒腰,对妈妈说:“妈,刚才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!”一句话,将这些年的不如意就一笔勾销了。

还有许多人表示,宁可再过穷日子,也愿意回到过去。好像过去处处都好。然而,那吃不起肉、因为平时难得吃一次所以除夕连饺子都不会包、买一挂小洋鞭也要拆开放的年代,真就那么好吗?所谓好,只是因为时光不会重现,而当年的困苦、煎熬,也都被选择性遗忘了。

那时候,谁的父母没说过这样的话:“孩子,等你长大了,日子就好过了,过年就有意思了。”如今日子真的好过了,却觉得年味没了,竟都希望回到过去?

难怪电影《最好的时光》说:“所有时光都是被辜负被浪费后,才能从记忆里将某一段拎出,拍拍上面沉积的灰尘,感叹它是最好的时光。”所以,当我们在抱怨年味淡了、没了的时候,其实就是在辜负现在的好日子。若干年之后,才会在怀旧中念起现在的好吧。

过年怀旧,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。的确,能激发亿万万人同时怀旧的,非年莫属。这何尝不是又一种年味?这种怀旧有点感伤,也有点矫情,是好日子过腻了才出现的怪异现象。这使我想起关于旅游的一件趣事:一队北京游客在南方的山村游玩,说这里山好、水好、人好,比城里好,真想在这里过一辈子。当地人说,哪好啊?咱们换换,你们留下,我去城里!游客笑笑,不吱声了。

当怀旧占了上风,尤显眼前的年少味道。岂不知,所有的“过去”,都曾是“现在”。总有一天,眼前这个年,不管如意不如意,终会成为记忆里的怀旧时光。

其实你不缺什么

王肃

自信的人和不自信的人之差别,就在于后者老是觉得自己缺少很多东西。

其实你不缺什么。

只是因为你总是把别人有的,就误认为是自己缺的,而不考虑别人的东西自己适不适应;只是因为你总是考虑别人拥有的多少,而不考虑自己需要多少;只是因为你总是只看到别人的拥有,而没有正视自己的拥有;只是因为你总是肤浅地羡慕别人,而没有思考自己是否竭尽全力、奋力争取;只是因为你总是生活在和别人的比较中,且还是一种放弃、丢失自己的比较中;只是因为你总是坐看别人的成果,而很少致力自己的努力。

其实你不缺什么。

你有头脑、健康,老天给别人的,也同样给了你。只要你愿意,你一样可以设计你独特的人生路径、理想;只要你愿意,你一样可以追求唯有你能享受的爱情、幸福;只要你愿意,你一样可以大声说话、挺胸走路,不必违心去奉承他人;只要你愿意,你没必要委屈自己逢场作戏,因为一点小利,而失了人生的大乐。

其实你不缺什么。

也许你在不经意间,已经拥有了很多别人暗自艳羡的东西,只是你可能没有直面过、珍视过罢了。从此刻起,请记住:这一生,不论你与多少人交集,你的生活永远只能是自己的生活!

即使再平凡,只要你拥有坚定的自信,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充满信心,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,即便一件普通的小事也要做到极致,那么你不但可以超越他人,更加可以战胜自我,成就不平凡的人生。



恭喜发财,红包拿来

钱续坤

大红的对联端端正正地贴好,祭祖的鞭炮噼里啪啦地放完,忙得满头是汗的祖母,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大声吆喝:“小子们,快去把大门关上,年夜饭现在可以开始了!”

陶瓷的酒杯摆放有十只,大红的筷子配套有十双,鸡鸭鱼肉悉数端上来,不多不少,正好是十盘。按辈分高低和年龄大小端坐在八仙桌的四方,寡居多年的祖母作为一家之主,首先润了润嗓子,然后一本正经地发话了:“今年的年成还不赖,有得吃有得穿;大人小孩也很好,既没病也没灾,过了个平安年,平安就是福啊!”

“阿弥陀佛——”这本是祖母的一句口头禅,没想到,顽皮的小弟竟然双手合十,抢先将这四个字,绘声绘色地说了出来,然后做了个淘气的表情,等待祖母没完没了地数落。依然是没有想到,平时喜欢教训人的祖母,只是温和地看了小弟一眼,并用那只粗糙的右手摸了摸他的头,似乎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。

大人们酒过三巡,孩子们菜过五味,原本还算安静的三个小家伙,屁股开始坐不住了,二弟与小弟甚至悄悄地咬起了耳朵,敦促着对方首先叫喊:“恭喜发财,红包拿来!”

终究,祝福的话语没有说出口,假装

什么也没看见的父亲,还在桌上与伯父推杯换盏。一瓶酒很快见了底,伯父于是开了第二瓶,满满地斟上,弟兄俩又美美地“吱”了一口。看到父亲酒兴正酣,同样被红包擦得心头痒痒的我,轻轻地拉了拉母亲的衣角,口中还小声地强调了一句:“红——包——”

母亲心领神会,丢了两个眼神给酒意微醺的父亲,示意发放压岁钱的时候已经到了,可是父亲置若罔闻,我行我素,继续与伯父在那大口吃菜,小口抿酒,急得二弟与小弟在桌下一个劲地捣脚,也急得我这个小老大是小猫抓心——难受着呢!

窗外的鞭炮此起彼伏,室内的红包望眼欲穿。这时即使脚底抹油,谁也不会离开餐桌半步。最后打破僵局的,你猜猜是谁?呵呵,是祖母!——他的两个儿子看似在那低斟浅酌,原来是在等待祖母的压岁钱呀!

祖母笑呵呵地从衣兜里拿出两个大红的纸包,一个递给伯父说:“财源广进!”一个递给父亲语:“一本万利!”两个五尺男儿毕恭毕敬地站起来,齐声道:“祝妈身体健康,长命百岁!”——父母在,不论你年龄有多大,都永远是孩子!

老人其实也是孩子,需要尊敬与礼让,需要呵护与关爱。年夜饭的气氛这时

才推向高潮,伯父和父亲都从各自的怀中掏出一沓厚厚的红纸包,首先双手呈奉给祖母一个:“祝妈万事如意,心想事成!”祖母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来。

接下来的场景将形成鲜明的对比:先是三双小手高高地举起,争先恐后地伸到了伯父与父亲的面前——那争抢的,并不仅仅只是崭新的连号毛票,而是对翘首企盼的圆梦,对幸福生活的向往,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啊!

喧闹的气氛随即转入短暂的宁静,你猜怎么着?三个小家伙正在低着头,一五一十地数着红纸包里的毛票呢!——绝对数不一定非要许多,相对数必须严格均等,否则,这个年可有得他们折腾的。深谙“家和万事兴”这个道理的长辈,在压岁钱问题上,个个都显示出非凡的处理艺术和卓越才华,既有超前性,也有可行性,还有可操作性。

将新年的大门欣喜地推开,身穿新衣新鞋的孩子们,鸟雀一般飞奔出去,然后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村庄正中的祠堂里,叽叽喳喳地交流着,谈论着,攀比着,他们手中的红包俨然成了炫耀的资本——其实他们炫耀的并不是金钱,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,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,一种源于生活的感恩……